

生活藝術化之是非

著者 徐蔚南
編輯主幹 湯彬華

生活藝術化之是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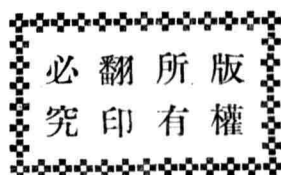
世界書局出版

中華民國十六年六月初版

生活藝術化之是非(全一冊)

【每部價洋三角】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著者 徐 蔚 南

印刷者 世界書局

發行者 世界書局

印刷所 世界書局

總發行所 世界書局

分發行所

北京 天津 奉天 吉林 保定 邢台 綏遠
太原 濟南 烟台 武昌 漢口 宜昌 長沙
常德 衡州 重慶 南昌 蕪湖 寧波 溫州
徐州 南京 無錫 杭州 嘉興 寧波 溫州
蘭谿 福州 廈門 廣州 汕頭 梧州

世界書局

世界書局

世界書局

世界書局

世界書局

世界書局

例言

- 一、這本小冊子是依據二篇文章寫成的：一是本間久雄的生活藝術化；一是長谷川如是閑的勞働的藝術化與藝術的勞働化。
- 二、文中所說「生活」兩個字，即是「勞働生活」。
- 三、勞働生活的慘狀，是世人所盡知的，這小冊子對於改革勞働生活方面，略有貢獻。

生活藝術化之是非目次

一	生存與生活	一
二	兩種的生活美化	四
三	創造衝動	九
四	生活的藝術	一六
五	勞動的快樂化	二〇
六	有用與美	二三
七	勞動的非藝術性	三〇
八	勞動的勞動在社會上爲必要	三七
九	藝術的勞動化	四二

生活藝術化之是非

一 生存與生活

英國唯美派的文學者王爾德曾經說過幾句話道：『生活這件事，在這世上簡直是少有。大抵的人只是生存。生存就是一切了。』王爾德雖則以矯激的文學者馳名於世，但是這幾句話裏，確實有不可掩飾的真理。

世界上的人，因為沒有一口飯吃以致活活地餓死的，到底是很少，大都的人總能活在世上。但是不管怎樣活法，祇要活在世上就好，那是和禽獸有什麼分別呢？麻雀不是也會活在世上嗎？野犬不是也會活在世上嗎？只要能夠活，不論怎樣活法，儘管活下去，這不是正當的「活」，這只能說「生存」，不配稱為「生活」。自覺着「生的意義

「（就是「活的意義」），享受着「生的歡樂」（就是「活的歡樂」），才配稱爲「生活」，人類應該有的是生活，人類不應當只要能夠生存，但是不幸得很，在這世上，只是生存着的人比了經營着生活的人不知要多若干倍。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從各方面找出證據來證明的。這不是人間最可悲痛的事情嗎！

對於這件只能生存沒有生活的可痛的事情，那種不信人類進步，不望人類向上的人，固然沒有什麼話說，（這種人本可以除開不算，）但是，我們雖則知道這是悲痛的事情，不去想法子來補救，任它去，不管它，難道是可以的嗎？當然非想出法子來補救不行呀！照唯物史觀說起來，生存和生活的分別，只在物質的某一條件上。一旦撤廢了那種條件，人類就能得經營生活了。但是所謂「生的自覺」，所謂「生的歡樂」這種事情，雖則某種的物質條件或某程度的物質條件

是必要的，但是決不能單靠物質條件就可解決的，除了某種物質的條件之外，要享樂生活，要鮮明地感覺生活，還得另要一種更加根本的條件來解決。

近代的社會改造家中，關於這一點，有許多人是用心想過的。想把那種只是生存着的人引到真正不愧稱爲生活的境地，這種人真是不少了；像拉史金就是其中的一個；莫利史又是一個；加本探又是一個；愛倫凱又是一個；羅曼羅蘭又是一個；羅素又是一個；再要舉出四五個人也很容易。

不僅能生存着就算了事，而要人類經營那不愧名爲生活的生活這一點，上面所舉的許多人，雖則主張各不相同，但是一個根柢是共通的。這個共通的根柢是什麼呢？就是要使人類活在世上這事件變成爲美的，變成爲藝術的。換句話講，要我們不單是生存而要經營真

正的生活的，那末那生活一定是要美化的生活。這一點是他們各人都擬到的一個必要的條件，是各人所公共主張的，是他們主張的焦點。現在我們把這個焦點，稱為生活的美化或生活的藝術化，想必無妨的吧。

編者就想以下一方面略略解釋這種人的主張，一方面敘述近代這種生活藝術化或生活美化論的一端。

二 兩種的生活美化

生活的美化這句話，有兩種意義。第一種，照普通的解釋，就是在生活之外，立一個美的標準，使世人照着這個標準去經營生活，使得美化生活了。但是立於生活以外的標準是以什麼來做的呢？當然是具有形像的藝術的美。說照着這藝術的標準去生活，就是生活的美化。

換言之，生活的美化就是模倣藝術的生活。主張這一說的，是以唯美主義運動者爲代表。

第二種的生活美化說，以爲生活的美化，不是在生活以外立什麼美的標準，作爲模倣的對象的；生活的美化，只要就在生活中找出美來。說得明白一點，就是使生活自身成爲美，成爲藝術。唱導「生活的藝術」(Art of Life)的加本探和莫利史就是這第二種生活美化思想的代表人物。

生活美化雖有上述二種意味，但是在無論那一種意味裏，生活的美化，同時就是生活的藝術化卻是一致的。

生活的美化又生活的藝術化，既有二種的意味，試問我們應該採取那一種呢？不用說，我們是取第二種的生活美化說的。第一種的生活美化，要在生活以外立一標準。這個標準一定是「既成藝術。」「

既成藝術」就算是有十分價值的，但是要我們去模倣它，總有點不行。爲什麼呢？因爲模倣那「既成藝術」就是等於將我們自身的生
活強迫關閉在那「既成美」的觀念裏，結果就是將我們自身硬化
了。反之，在第二種意味，因爲就使那生活成爲藝術，所以用不到在生
活以外去立什麼標準，所以也不會被幽閉在「既成藝術」裏。這第
二種的生活美化說，依拉史金等人的提倡，在現代便成爲最重要的
思想問題，也可說是一種社會的問題。

這第二種意味的生活美化說，再詳細一點講起來，究竟是怎樣的
呢？怎樣使生活美化呢？美化了又有什麼效果呢？那效果在個人的意
義方面是怎樣的？在社會的意義方面又是怎樣的呢？

最先，所謂生活的美化詳細說來是如何的呢？換言之，將生活化爲
藝術究竟是怎樣一回事？現在就從怎樣一回事說起吧。當說明這一

點的時候，我想把加本探所主張的「生活的藝術」說引用起來最爲便利了。

還有一點須先明白的，就是生活成爲藝術，生活者便成爲藝術家了。藝術既不限於既成藝術，藝術家這個名稱，當然不是從前的觀念，另換一個觀念的了。從前以爲藝術家三字，只有畫家，音樂家，詩人才配用；現在一切的人，只要有某種條件，都能做藝術家，而且不得不做藝術家的。

加本探依着這樣的思想出發，便有下面那樣的話：

「一切的人是合一切的動物，一切的植物相同的，自身持有發展自己的法則。因此，自己表現便成爲一種喜悅。這一種樹結橘子的實，那一種樹開薔薇的花。凡是健全的樹，對於開花結果總是歡喜的。這是很明白的事。但是自己表現不是隨便什麼時候都能夠有的，只有

在自由的時候，創造的時候，各從其本性而開花結實的時候，才能得到自己表現。人類也不得如此。人類如果能從那自己發展的法則，得到自己表現的時候，人類就成為藝術家了。」

「藝術家這個名稱，廣義說起來，是同樹木動物一樣的，就是指專跟從着創造的衝動而自然地健全地工作的人。這種藝術家才是幸福的。以為藝術家的名稱，只限於畫家，文學家，音樂家方能應用，那是獸子的思想。要知道藝術中最偉大的便是「生活的藝術。」譬如此地有一個洗衣的女人，她對於自己所做的事，如果感到一種誇耀，感到一種興趣，把洗衣所得利益完全置之度外，盡力完成自己的工作，從她所經營的事業說起來，她便是一個頭等藝術家了，比了專門掣幾張書到展覽會裏去陳列的畫師更高一等的藝術家。」

那一個人能實現其「自己發展的法則，」即能從他的創造的衝

動而發揮其獨自具有的特質與個性的，那個人的生活，就是藝術，那個人就成爲藝術家。換言之，生活的藝術化或生活美化的根本條件，是在那個人本具的創造衝動的充足與實現上的。

三 創造的衝動

發揮創造的衝動如何便會使我們的生活成爲美的成爲藝術的這種論調，雖則不是到了近代才發生，但是確然到了近代，這種論調才有力量起來，才爲舉世所注意。原來近代的社會，將各個人都放入不准發揮創造衝動的狀態裏，壓迫得人人非常苦悶，一旦有人唱導發揮創造衝動說，自然一唱百和起來了。

近代的社會確確實實將那潛在我們人類中間的「自己發展的
法則」完全蹂躪了，因之我們想靠這法則的實現，而伸張我們自己

的稟性或氣質，簡直是完全不可能的了。今日我們的勞働生活的一切慘狀，可說都是從這一點上胚胎的。

誰都能明白的事實，各人的自己發展的法則，如果不愛什麼阻礙，能得自由活潑地儘量伸長的時候，便會自然而然的釀造出「生長的快樂」。「創造的幸福」來的。我們的勞働生活，如果有了這種「生長的快樂」。「創造的幸福」了，那勞働自然也不單是勞働，成為勞働以上的東西了，就是成為加本探所說的「生活的藝術」了。威廉·莫利史說：『所謂藝術也者，就是從我們勞働裏釀造出來的快樂的表現。』這句話說得真不錯。近代社會的勞働因為沒有快樂，所以也沒有藝術了。既因沒有快樂而無藝術，勞働中間所具有的，自然只剩勞働的痛苦了。表現苦痛的生活或勞働——實在只配說是「生存」，決計不能說是「生活」的。

然而爲什麼我們的勞働裏沒有快樂呢？換一句話來問，爲什麼我們在勞働裏不能儘量伸張我們的創造的衝動呢？

當探討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先來看一看加本採用着詩人的筆法，記述現在從事於各種勞働的人們，如何因爲不能發揮創造的衝動，以致淪落到慘痛的境地的情形。

加本探在他所著的向工業的自由方面去中間，寫着他親眼看見的勞働生活的慘狀。

有一天我乘着火車經過一個某處地方。那時節是在春天。太陽紅艷艷地非常光輝。在我的眼前展開着一塊大平原。有二個人在那兒耕種。平原的前面是蒼茫的一片大海。那景致真是十二分的美麗！羊毛般的白雲漂浮在空際，跳蕩的波浪泛濫於青黑色的大海，鳶色的原野閃閃地輝耀着光芒，海鷗在海邊飛舞，強壯的馬在那兒耕作，凡

我眼睛所看見的，都是充滿着生命與快樂的東西。但是一回頭，觀看那二個耕種的人，是怎麼樣呢？——那二個人都穿着襤褸的衣衫，蓬頭垢面，精神疲敗，完全是一副可憐的樣子。誰一看見這二個人，就覺得他們合四周圍的景色太不調和了。然而爲什麼會這樣子的呢？

加本採用了上面那樣詩人的觀察，將自然的美麗與人類的窮困互相對照之後，便一轉而說到工廠勞働生活的慘狀。照他說來，工廠勞働比了田野勞働還要淒慘。工廠裏充滿着的面孔枯黃，身體瘦弱的男女老小，在機械轟轟地轉動作響的中間，只吸呼着窒死人的空氣。既經這個樣子，請問人生的美麗和喜悅那裏會有？他爲要證明這種慘狀，便寫下了下面那樣的文字。

我曾經在格拉史哥附近，某工廠近旁的橋上站立過一回。那時候恰巧是正午，因爲是吃午飯的辰光了，職工們都從那工廠裏擁出來。